

肖复兴文集

聆听吟唱

肖复兴 著

卷二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肖 复 兴 文 集

聆听吟唱

肖复兴 著

卷二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与吟唱/肖复兴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9

肖复兴文集

ISBN 978-7-307-16855-8

I. 聆… II. 肖…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656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35 千字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6855-8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肖复兴

文集编好之后，想起放翁的一句诗：四海交情残梦里，一生心事断编中。似乎有些吻合此境此情。

想我交情远不足四海之阔，心事也远没有那样跌宕起伏，但交情和心事毕竟还有，而且，多写进了文字当中。文集给了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的一个机会，即便走路的姿势不那么漂亮，脚印却或深或浅地印在路上，所谓雪泥鸿爪的意思吧。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1963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读高一。是北京市的一次少年作文比赛，叶圣陶老先生从中挑选出二十篇作文，逐字逐句修改，并在每篇作文后面写下评语，编成了一本书《我和姐姐争冠军》，我的文章《一幅画像》忝列其中。

我的文字第二次变成铅字，是在九年后的1972年。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的猪号里喂猪。1971年的整个冬天，大雪封门时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干，趴在炖猪食的大锅旁，断断续续写了十篇散文。我想请别人看看我写得怎么样，想起了叶圣陶老先生。那时候，他已经被打倒，没敢





将稿子寄他，便寄给他的长子叶至善先生。没有想到，很快收到叶至善先生的回信，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将我的十篇散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改。1972年的春天，我从中挑了一篇《照相》，很快就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

我实在是幸运的。在迈向文学这条虽不辉煌却迷人的路上，一开始便遇到了属于真正大作家的叶圣陶老先生和叶至善先生两代人。说四海交情，如果不是攀附的话，两位叶老先生，应该是最值得怀念的了。

如果从1963年算起，我的写作年头有52年；如果从1972年算起，我的写作时间有43年。不敢冒充说是一生心事，起码大半生的心事，像树的年轮一样，留存在我斑驳的文字中。

我喜欢放翁说的“心事”这个词。文字生涯，其实注重的就是心事，无论是自己的心事，还是别人的心事，都是心事。自己的心事，需要有勇气和细心去触摸；别人的心事，需要用敏感和善感去沟通。我想，古人所说的剑胆琴心，应该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吧。

因此，我不像有的作家把文学当成经天纬地之大事，总觉得那样会将文学慷慨而膨胀。文学没有那样的“高大上”。文学还是属于心事的范畴，而不属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范畴，尽管它可以有它们的因子在内。好的文学，从来都是从心灵走向心灵，曲径通幽，一路落满心事的残花落叶。布罗茨基讲：“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我以为，这个过去和现在，指的更多的是作家个体化的生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心事。在文学的创作中，这些最为细小甚至被别人忽略不计的心事，才具有了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残花落叶，才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气息。在大千世界的变化中和漫长历史的动荡中，唯



有心事最易于让人们彼此相通，从而相互感动或慰藉，从而重新面对自己和他人，乃至更为广阔的人生与世界。

所以，当我的文集编者敲定下出版意图之后，询问我对编选文集的想法时，我说，不要编得卷数太多，十卷已经足够。这样的想法，便是基于我对文学基本的认知。文学，即便不可或缺，但也没有那样的重要。况且，我自己所写的文字不少是垃圾，或幼稚浅薄，犯不上堆砌一起，滥竽充数。能够有十卷可编，有人可看，已是幸事。这些文字，不敢冒充什么花儿朵儿，不过是一些一闪而过的露珠和草萤，但露珠非珠，却也有一丝来自内心的湿润；草萤非火，却也有一星属于自己的光亮而已。

我要非常感谢文集的编者张福臣先生。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定要编一套你的文集。那时候，我没有当回事，以为他只是出于友情说说而已，因为现在的文学并不那么景气，出一套文集，肯定是亏本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年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出版文集的事情都料理妥当，说就等你编好文集交我来出了。我猜得到，运作这一切事情，他所付出的心血劳力，以及友情。

我还要感谢墨人图书公司的老总陈志刚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得到他的青睐和鼎力相助，让我充分地感动。这或许正是文学能够给予我一点温暖和温馨的地方。

同时，我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这套文集的责编张璇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这套文集是出不成的。

这十卷文集，不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集，只选取散文随笔部分。为了编选省事，我选择了十本散文集，除《父亲母亲》卷和《老院纪事》卷，其余都曾经出版过单行本，只是进行了一些删削和补充。也





就是说，这十卷文集，其实只是选集。它们不是结束，只是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如君特·格拉斯当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之后所说的那样：“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生活在一本书又一本书之间。”我曾经说过：铅华落尽，年老之后，能够有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可读，再能有自己写的一本书可编，实在是堪以自慰的乐事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人，读到这套文集？我的心中充满好奇。如今的出版物实在是太多了，一套十卷本的文集，单摆浮搁在那里，厚厚的一摞，显得很有些成就感，也能够满足一下虚荣心。但在浩瀚的书海里，很容易瞬间就被淹没。心中暗想，不管是什么人，能够在偶然之间遇到并随手翻阅这套文集，都是一种邂逅。我相信，都会触动我们彼此的一点心事。

2015年7月盛夏于北京

自序



其实，摇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力量，从来不是为了怀旧用的。鲁·里德说过：“生活被摇滚所拯救。”帕蒂·史密斯也说过：“你若能了解摇滚乐，你就能知天下事。”我虽然到现在还未能完全理解他们所下的这样似乎有些极端化的论断的意义所在，但我已经明白摇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或仅仅是一种另类的艺术形式。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两个问题不时地回旋在我的脑海中，一个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摇滚的位置和作用，一个是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摇滚的位置和作用。我知道这不是我能够回答得了的问题，这念头只是倏忽一闪而过。

事实上，一部西方古典音乐史从复调音乐取代格哥高利圣咏开始，到无调性对多重调性的创造，都是在不断反叛的历史。而摇滚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出现过对古典的回归和向往，也说明和古典音乐并非那样水火难容；同样，早在勋伯格音乐中所开的噪音先河，已经和摇滚在某种程度上相通了。古典和摇滚就是这样交织在西方文化的筋脉中。

在我们中国，有这样有意思的现实，在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瑞士





籍意大利人莫罗德第一次用合成器录制了“欧洲迪斯科”，经过电影《周末狂热》的热播而迅速让迪斯科狂热起来的时候，我们对摇滚还是一无所知。但刚刚开放的中国，对迪斯科这一西方摇滚的新样式却是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风靡在80年代的大街小巷，甚至激荡在公园里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之中。摇滚就是这样在我们毫无察觉之中无所不在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无论东方文化和西方古典音乐，摇滚所具有对生活嘲讽的品格，对心智启蒙的品质，对民主化平民式朴素的诉求和实践，尤其对现实批判和颠覆的杀伤力，都是它们不具有的或者说是缺乏的。东方儒家的中庸之道，古典音乐的高雅和谐，在我们的心中已经磨上了厚厚的老茧。在这个越发老龄化的世界，大部分的空间被世袭或惯性跑马占地般的占领，挤压着年轻人，没有了他们的居住和使用面积，更没有了他们的话语权力。我们也就能够多少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疯狂热爱着摇滚乐，也就多少理解一点鲁·里德和帕蒂·史密斯的话了。约翰·列侬还在他的歌中唱过：“披头士比基督有名。”没错，起码在现在年轻人的心中，摇滚比基督还要有名。

一年多以前，着手准备写这本主要谈摇滚书的时候，我的《音乐笔记》刚刚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那是一本主要谈古典音乐的书，因为定价不菲，我和编辑朋友都担心会有多少人愿意买它，却出乎意料一连几版受到读者的欢迎，给了我一点自尊心的满足，也让我鼓起信心写这本书的续篇。在儿子的帮助下，我暂时放下古典音乐，重起炉灶向陌生的摇滚进发。摇滚和年轻人有着共有的力量和魅力。

那个冬季里的一个星期天，儿子从学校回来，带回一书包磁带，挨盘



讲给我听，挨盘放给我听，给我来了一顿“恶补”。这便是我静下心来第一次听摇滚的经历。那里有许多我所从来没有听过的刺激和震撼，以及有别于古典音乐异样的美。它让我见识了一种有别于古典音乐的全新的音乐。在那一书包磁带里，我喜欢上其中的汤姆·韦茨、帕蒂·史密斯、鲍伯·迪伦、“橙色梦幻”、“红房子画家”、Cocteau Twins、Portishead、Nirvana……一年前的春节，利用放假的那几天，我写下了听他们中几位时的感受。那便是这本书写作的开始。

最初开始于日复一日对他们吟唱的聆听。我忽然发现聆听和吟唱对于我们都是缺乏的。学会聆听尤其是聆听不同的声音，有时候并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心浮气躁，有时候自以为是，有时候倚老卖老，我们的耳朵比失聪的贝多芬还要不如，便常常有意无意地拒绝了或很容易和好听的音乐失之交臂。德彪西曾经说过：“音乐只为聆听而存在。”静下心来去聆听，是欣赏和接受音乐的第一步。聆听他们的那些音乐，充溢着奇异的感觉，像是到异国他乡去旅行，让心情变得忽然日朗天晴忽然又暴雨瓢泼，耳朵和眼睛以及心都激活了起来。聆听带给我的感受真的那样的美好和开阔。

说起吟唱，是同以前听惯了古典音乐和我们曾经唱遍的语录歌或晚会歌曲不一样。吟唱的传统来自底层的人民，像是民族的日记，绵延至今。在吟唱的光照之下，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孤独，无论痛苦也好，悲伤也好，我们都能够找到过去人的回声，共鸣在我们的心中和他们的吟唱之中。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吟唱的传统，我们有年轻人在自编自唱，但有中年人自己作词作曲的吟唱吗？有如同鲍伯·迪伦、柴斯纳特（Vic Chesnutt）、“天堂兄弟”（Palace Brother）……这样到中年甚至老年还在





吟唱的歌手吗？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年轻的民谣歌手，他们行走在校园里、大街上，我们不应该重新开始我们已经失传的吟唱传统吗？

那一段时间里，和儿子一起买唱盘、听摇滚、查资料，彼此谈着对摇滚相同的和不尽相同的感受和体会，还有脸红脖粗的争论……一直把全家都裹挟进来，跳跃在那六七百盘的唱盘磁带内外，弥漫在飘雪的冬天凛冽的空气里和我家放音响的炎热的西窗之下，构成了那些日子里最美好的回忆。那时，儿子刚考完托福和 GRE，忙于出国读研而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之前，正好有这样一段空余的时间陪我，我知道，在我和孩子彼此的人生中，这都是一段绝无仅有的经历和回忆。我知道，那硬性的摇滚中融入了一些格外柔软和湿润的东西。如今，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来了，我的这本新书也已经快要出版了。在这本书里，有我和儿子共同的感情，对音乐，也是对亲情；对昨日，也是对未来。鲁·里德说得对：生活确实在被摇滚拯救。

我也知道，在这本主要谈摇滚的书中，我所谈的不是对摇滚和摇滚史的认识、理解和剖析，那不是我要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我所写的只是我听了它们之后在心中的感情和感受，以及我的想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过是在用它们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我写它们，其实就是在写自己。在上一本《音乐笔记》的自序里，我也写过类似的话。与上本书不同的是，在对于我是全新的摇滚领域里，我充满着对它探险与求知的兴趣，居然还残存着年轻时的一种冲动，并唤回许多遥远的记忆。

终于，在今年春节期间把这本书的书稿写完了，一共 51 篇文章。分为三辑，前两辑 41 篇是谈摇滚音乐的，后一辑 10 篇是谈中国摇滚和流行音乐的。就像回过头看自己走的脚印，本来可以更多一些的，现在只有这



么多了。心里有些遗憾，也勉强可以慰藉的了。

感谢读过上一本《音乐笔记》的读者朋友能够接着读这本续篇。感谢我的朋友关鸿一年多来对我的鼓励和督促，让我坚持一年的时间得以完成了这本书。一年的时间，世事沧桑，春秋演绎，生活发生着许多有意思和没意思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音乐对我始终如一的陪伴。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坐在音响前听音乐，坐在电脑前写作，便立刻荣辱皆忘，月白风清，心一下子格外清静。真的，没有比听音乐和写作更惬意更快乐的事情了。实在应该感谢世界创造了它们——生活被它们所拯救，起码对我是这样。

2002年4月16日于北京





目 录

卷一：	/ 001
我和鲍伯·迪伦	/ 003
老艺摇批判	/ 015
我们的上面是天空	/ 024
作为诗人的列侬	/ 028
朋克教父的破镜重圆	/ 033
地上掉着一块旧丝绒	/ 041
摇滚里的金斯堡	/ 046
门旁凋谢的恶之花	
——关于莫里森的笔记	/ 052
“这这”三部曲	/ 060
上一代的保罗·西蒙	/ 069
关于老鹰	/ 076
哈利路亚	/ 081
悲情莫里西	/ 087
天堂兄弟	/ 094
天堂里的一场暴风雨	/ 099
不要在地铁里睡觉	/ 105
“赶时髦”的20年	/ 114
死亡并没有结束	/ 119



为何我唱布鲁斯	/ 123
汤姆·韦茨之梦	/ 130
续汤姆·韦茨之梦	/ 135
红房子画家	/ 139
梦幻的色彩和声音	/ 144
来自希腊的风	/ 149
不老的云	/ 153
黑色也是一种颜色	/ 158
电子寓言的标本	/ 163
黑色传教士之歌	/ 170
Lo-Fi 中的“西巴多”	/ 177

卷二： / 183

我是你的一面镜子	
——关于尼可	/ 185
你是我唯一从未讲过的故事	
——听 P. J. 哈维	/ 193
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头	
——关于凯特·布什	/ 200
因为这个夜晚	
——帕蒂·史密斯札记之一	/ 209
镜子里面正望着我的人是谁	
——帕蒂·史密斯札记之二	/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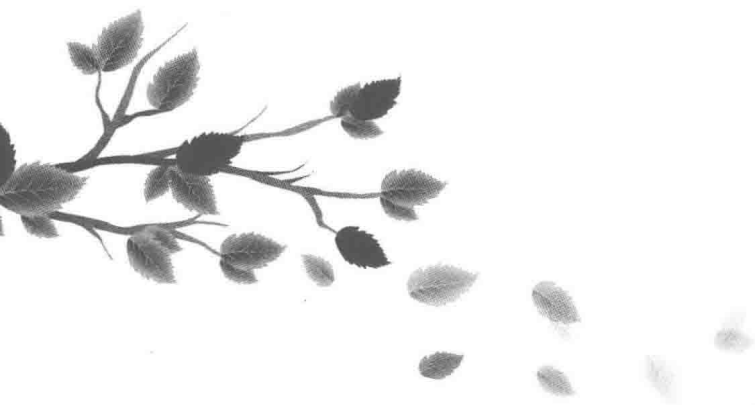


抱小猪的阿莫斯	/ 218
乱星的吟唱	/ 224
距离中的弗雷泽	/ 229
腹腔里的青春期	
——听坦娅·唐利	/ 234
人体模型	
——听 Portishead	/ 238
黑色的巫女	
——听迪亚曼达·格拉斯	/ 244
巴洛克摇滚	/ 250
——听“米兰达性花园”	
卷三：	/ 257
崔健的意义	/ 259
青春罗大佑	/ 266
中年听蔡琴	/ 272
都是月亮惹的祸	
——听张宇	/ 275
我站在原地踏步向前	
——听何勇	/ 281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听老狼	/ 285
花儿开在粪土之上	





——听苏阳	/ 290
答案在身上还是在风中	
——听胡吗个	/ 295
重听张蔷	/ 300
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	/ 303



卷一